

3-141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

甲午中日戰爭簡史

陸軍大學印

30

甲午中日戰爭簡史

目錄

緒言

- 一、朝鮮事件我國事前及臨時之失算
- 二、開戰近因及兩國開戰前在朝鮮之兵力
- 三、我軍由漢城退牙山以迄豐島濟師覆沒與成歡喪師之始末
- 四、平壤之戰與黃海之戰
- 五、我軍由平壤退至鴨綠江以西各地迄金州旅（旅順戰事并見第六目）大失守及海城四次反攻與敵軍出擊概況
- 六、旅順威海衛之戰事概略及台灣敵軍攻略之尾聲與和約要旨

結論

附甲午中日戰爭作戰地一覽圖 附圖一

旅順口圖 附圖二

威海衛圖 附圖三

光緒廿年

四月末

六月廿三

七月廿一

八月十一

八月十八

九月廿五左右

九月廿五左右

廿六

九月廿八日

九月

十月三日

十月九日

朝鮮被中國派兵

趙三台山海戰

威海衛海戰

中日海軍二戰

平壤陸戰

黃海(牙東清)海戰

日軍一軍到三州

日方二年出品字號

生衣園口號陸

日軍臨九連城

日軍入在古州

日軍入在古州

日軍入在古州

甲午中日戰爭簡史

緒言 二月

甲午中東戰事，在戰術上并無任何之價值，故各國研究戰史，鮮見此

項專書，但在戰術上雖無任何之價值，而就遠東言，就中國言，關係太大，遂草此文。并以任何一事，成非成於成之日，敗亦非敗於敗之日，故分目為六，始以緒言，終以結論，就正時賢。而此役我國雖居於失敗地位，為舉世所詬病，然適當之處，失宜之處，一為分晰，功過自明，而其中如鄧世昌，左寶貴等之慷慨捐軀，亦不容埋沒，誠如德國賽克特將軍於其國防部中為「第一次歐戰陣亡將士」樹立紀念碑之致詞，謂「死者之光榮，即為其責任已盡」，亦即此意也。

再一戰爭之得失，除平時籌備如何，及國民性無論勝敗如何，能堅持到底，為其基礎外，其餘則首視其開始之決心如何，及緒戰能否握住機先

光緒廿六年九月廿六日

甲午中日戰爭簡史 日清戰爭全史(初九)大連(內建)行帳(廿五)

十月日軍發動... 十一月日軍發動... 十二月日軍發動... 及甲午戰爭(廿五)之戰

以上約日清(甲午)所備

光緒廿一年十一月廿七日迄廿二年二月十五日奉旨於丙午年改陷

動因(甲)次則視全局成敗關鍵之所在(乙)再則戰爭每一階段所預搭之

而於(丙)則僅叙戰略攸關之點，足資借鑑者。

二月廿九日... 朝鮮事件我國事前及臨時之失算

架于如何，即軍事術語所謂戰略是也(丙)。本文則詳於(甲)(乙)，

而於(丙)則僅叙戰略攸關之點，足資借鑑者。

朝鮮必居中日問題，當時士大夫稍留心時局者盡知之，如湯蟄仙著盛

世危言一書，中有一「保朝」一篇，論及兩國對朝鮮之關係，其警句有云，

「吞朝不僅吞朝也。保朝不僅保朝也。」之語，可以代表當時一般士大夫

之心理。更進一步，則有駐日公使黎蕤齋主張朝鮮改省。(見遵義趙迺康

著黎公事略)遷延蹉跎以至於甲午(清光緒二十年，公歷一八九四年)，

遂一潰而不可收拾。平心論之，改省雖為一種奇策，然於我國撫字弱小之

義不合，但東三省為朝鮮之後盾，而東三省應早照內地實行督撫制，何以

延至日俄戰爭以後，始於東三省設督置撫，此非根本上之失算而何。其次

則爲清光緒十二年（日本明治十八年，公歷一千八百八十五年），天津之約，規定一將來兩國如有派兵至朝鮮事，須互先行文知照。自有此規定，中國於朝鮮失宗主權，而兩國之對於朝鮮，形成共管之局。光緒二十年（甲午），朝鮮東學黨倡亂（按東學黨云者，以該國居中國東方，故揭其國學以爲號召，其說創於崔福述，刺取儒家佛老諸說，轉相衍授，起於該國慶尙道之慈仁縣，蔓延於忠清全羅諸道，該黨初起，日本派少壯軍人策士一團，渡朝鮮密助之，卽所謂「天祐俠團」者也，用意在糜爛朝鮮全土，以啓中日開戰之端。）朝鮮乞援於中國，當時北洋大臣、直隸總督李鴻章主持此事，以派兵遲延猶豫之故，（見袁克文著滬上私乘，克文爲袁世凱次子，生於朝鮮者也。）致讓日本得優勢，此成不可收拾之局。由上文所述各點，吾人可得如下之教訓：其一、爲凡事不可徒有議論而無預備。如朝鮮卽不改省，而東三省豈可不提前設置督撫，以經營一切。其二、卽

凡事須務實，上述天津之約，即梁啟超著李鴻章書中所述馬關議和時，伊藤私語李氏隨員伍廷芳謂「曩在天津，見中堂威嚴，至今思之猶悸者也。」乃李氏虛張其天朝之聲勢，伊藤則於事實上獲大成功以去，前事不忘，後事之師，吾人將作如何感想乎？其三、按諸甲午中日戰爭紀要及中日戰爭兩書，中國實派兵在先，而日本在後，不過中國兵數太少，且意存避戰，當斷不斷，反受其亂，其此之謂歟。

二、開戰近因及兩國開戰前在朝鮮之兵力

中日戰爭原因，導源於朝鮮東學黨之亂，已如上述。日方因此事變，而有對朝鮮之中日共同改革方案，是又近因中之實現者，而爲其對朝鮮乃至對中國作戰計畫之緒言，其內容如下：

1. 中日兩國兵、協同平定朝鮮內亂。
2. 朝鮮內亂平定後，兩國各設委員於王京，調查其財政，淘汰其官吏

，并置警備兵，以保持朝鮮境內之安寧。

3. 處理朝鮮財政，即募集公債，興辦一切公益。

又補充兩條如下：

1. 無論中國政府贊成此提案與否，日本軍隊決不撤回。

2. 若中國政府不贊成此提案，日本政府當獨力迫朝鮮實行改革。

右述稿案，即出自日本所號爲「外交怪傑」外務大臣陸奧宗光之手。

中國方面，先是四月末，因朝鮮請派兵平亂，命海軍提督丁汝昌，派軍艦濟遠，揚威，平遠，駛赴仁川（朝鮮京城漢城西南之海口），漢城保僑。又命直隸提督葉志超，率同太原鎮總兵聶士成，選淮軍千五百人開赴朝鮮，東學黨聞中國兵至，均望風而遁，及日本駐朝公使大島圭介率兵入漢城（詳情見下文）李鴻章乃電葉志超移軍牙山（漢城南），以避衝突。及日兵遍布要津，躍躍欲試，李猶冀和解，乃召諸艦歸，僅餘葉志超一軍，孤寄

牙山，而聶士成部，則移全州（牙山東南），以取犄角之勢，此中國在朝鮮開戰前之兵力也。日本方面，聞中國出兵朝鮮，意圖爭取機先，適其駐朝公使大島圭介回國請示，日方基於前述之共同改革案，授該公使以臨時處斷之權，使搭軍艦八重山號，由橫須賀出航，并命第五師團派出混成旅團一，由少將大島義昌率赴朝鮮，歸該使指揮，仍恐在大島公使之後抵朝鮮，復於八重山號增載由松島，千代田，太和，筑紫，赤城，八重山六軍艦聯合組成之「海軍陸戰隊」四百餘名，於光緒二十年五月六日抵仁川，於是截至光緒二十年（甲午）五月十三日，而朝鮮之仁川，漢城，已有日軍七千餘人，我軍反居劣勢，至此而中國所食之惡果如下：其一即李氏先於天津條約，鑄成「朝鮮有事，兩國可共同派兵」之錯，其二即此役開始，日方決意主戰，我方尚一再意圖避戰，坐失機宜，以致無從補救，前文謂當斷不斷，反受其亂，不其然乎？兵聞拙速，不聞過巧，名言至理，千古

不層。

三、我軍由漢城退牙山以迄豐島濟師覆沒與成歡喪師之始末

我國擬避免戰爭，令葉軍退至牙山，已如前述。迨敵兵佔領朝鮮京城，威脅朝鮮，成立日韓同盟，其性質等於現在對滿洲及南京兩僞組織者然，廢棄中韓間歷年一切正式條約，我國始覺戰事無可幸免，即着李鴻章速籌戰備。（按當時李爲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駐天津，以北洋大臣職權關係，朝鮮事由其策畫，即當時北京總理各國事務，總理海軍事務兩衙門，各事亦諮詢北洋，所以李在天津，當時幾有「第二政府」之目，敵對付我國，亦以李氏爲對象。陸軍七師團，除守備本國外，其出征軍即以李氏之淮軍及當時能調動之雜軍爲標準。海軍則以北洋爲準，此亦知人論世者所不可不知也。）於是李有四援軍赴朝鮮之計畫，其兵力如左。

1. 大同鎮總兵衛汝貴，統盛軍二千餘人，發自天津。

2. 提督馬玉崐統毅軍二千餘人，發自旅順。

3. 高州鎮總兵左寶貴，統奉軍五千餘人，發自奉天。

4. 盛京副都督統豐陞阿，統奉天之盛軍二千餘人，發自奉天。

按右之援軍中之「盛軍」，爲李氏當時淮軍之主幹，其名爲「盛軍」者，則以最初成軍者爲周盛傳。其他如「毅軍」則成軍於平捻時，安徽穎毫兩州人居多，爲宋慶，馬玉崐，姜桂題傳統節制之軍。又後文之所謂「鎮嵩軍」者，卽前山東巡撫張曜平捻時所成之軍。以上隊號，或取主帥名號之一字，或以地名，或取含有威猛性質之一字，此卽當時非經制兵（旗綠營爲經制兵，有一定之制額，有一定之名稱，此外爲非經制兵）所謂「勇營」者也。

四援軍既奉令出師，以兵形已兆，敵軍已在朝鮮漢江口遍布水雷，海道梗阻，乃議盡由陸路自遼東分批前進，渡鴨綠江以入朝鮮，然道途迂遠

不能即達，葉軍又孤懸牙山，待援孔急。李鴻章乃令江自康率仁字營由海道往，以愛仁、飛鯨兩小商輪渡兵，又租英商輪高陞號，載北塘防軍兩營，輔以揚江補助艦，分載砲械人馬，護以濟遠、廣乙、威遠等軍艦，前赴牙山。光緒二十年六月二十一二兩日，濟遠等三軍艦，并愛仁、飛鯨兩小商輪，先後抵牙山內島，運兵登陸。時有英軍艦告知，敵軍艦將來要擊，威遠以係木質練船，乃先出口。二十三日，上午四時頃，濟遠、廣乙自牙山出口。入時，駛近豐島（仁川西南海中），望見敵軍艦吉野、浪速，秋津洲等，橫海襲來，開砲轟擊。濟遠等艦亦即發砲應戰。是為清光緒二十年歲次甲午六月廿三日中日兩國在朝鮮西海岸廣島附近實際上戰幕揭開之日。兩國宣戰，則均在光緒二十一年七月一日。豐島海戰開始後，廣乙受重創，并觸礁，繼火焚船，濟遠因舵毀而逸，敵艦吉野，尾追甚急，有水手發濟遠尾砲四出而中其三，敵艦始退。同日早十時，英輪高陞號代中國運兵

續至。操江隨行。遇敵艦秋津洲，操江爲其掠去，而敵艦浪速與秋津洲合，迫令陸隨行。船主英人高惠悌提出抗議，謂出發時未接有開戰宣言，今可折回塘沽，不能聽日船之命，在船中國官兵亦願與船共存亡，相持至午後二時，敵艦竟開砲轟擊，中國官兵以步槍爲最後之抵抗，歷一小時，高陞下沉。中國官兵死者約七百餘人。自此朝鮮海面，中國失制海權。相傳當時敵艦主持此事者，爲秋津洲艦長，亦卽十年後日俄戰役，日方海軍一聯合艦隊司令長官「東鄉平八郎」其人也。而此事出後，駐日英使，曾提抗議。經伊藤提出閣議。交海軍大臣李明辦理。翌晨，伊藤復訪海軍大臣西鄉於其私邸，叩詢以此事之究竟，西鄉現不耐色曰：秋津洲艦長尙未有正式報告來。公何張皇之甚，伊藤拂然去。於此細微之處，亦可見當時敵人外交之戒慎恐懼也。未幾，敵陸軍，有成歡之進攻，先是我軍先後抵牙山者，有慮防營，既不能卽得四大援軍之支援，如前所述，而牙山濱海

地勢不衍，又無可依據。聶士成以成歡（牙山東北）左右皆山，中通縱橫兩驛道，前臨大河，河之南北兩岸皆澤國，惟中通一線大道，跨河爲橋曰安城渡，爲北來要道。請於葉志超，率第三營，於六月廿四日，由全州移駐成歡，復以牙山絕地不可守，公州（牙山東南）背山面江，形勢便利，請葉駐焉。結果，葉志超自率一營駐公州，而聶士成以五營在成歡，成歡左右皆山，聶士成以主力配置於東面山頂，以一部位於西面山岡，均構築堡壘，以備敵之來攻，砲兵則在西南最高山頂占領陣地，以遏敵軍來路。六月廿六日，敵軍由振威（成歡西北）分道進犯，武備學生于光焄等，率前進哨伏於橋畔村落，夜午，日軍先頭行抵橋畔，光焄等狙擊之，頗有殺傷，但以接應不至，終爲日軍殲焉。廿七日拂曉，敵軍已踞成歡西北面山坡，聶士成親臨督戰，戰鬥極爲激烈，乃左側之東北面山坡，又突爲敵軍襲踞，砲擊我東面諸壘，我砲還擊，竟以瞄準不確，不能命中，勢乃不支。蓋是夜敵軍由素沙場分兩

路來犯。一從大道南進，攻我正面，一則繞出東路，以襲我側面。聶士成以全力由大道遏敵軍，而不虞東道之敵自側而來也。士成既敗，趨公州就葉志超，乃葉已先棄公州，聶追及之，合軍由東北趨道渡大同江以至平壤。於七月廿八日，先後至焉。吾人基於上述戰況，得所見如下：其一爲牙山之移駐，本爲避免戰爭，結果而戰爭仍不可免，由此觀之，以移兵企圖避免戰爭，此種消極免釁舉動，反以召釁。其二則豐島海戰喪師，聞爲我國師期，預爲敵人以賄得之於天津電報生，由此觀之，軍機之保護，與敵情之搜索，同一重要，情報故不僅限於敵情之搜索也。其三則成歡之戰，聶士成之舉動，總屬差強人意，其事前之卓見，臨時之苦戰，均屬可欽，後殉國於庚子（光緒廿六年）聯軍之役，淮軍後起二名將（聶士成，章高元，王孝祺，章曾參預本役戰事，苦戰於蓋平，王則參預中法馮子材鯨山之戰。）固自不凡。

四、平壤之戰與黃海之戰

甲午中日戰事，其得失成敗之關鍵。陸軍則在平壤之戰，海軍則在黃海之戰。經平壤之戰，而我國於朝鮮境內陸軍，相繼退至鴨綠江以西，一蹶不振。經黃海之戰，而我國海軍，先後失黃海及渤海制海權，蜷伏於威海，以至於覆沒，請分述之。

在敘述平壤之戰與黃海之戰之先，趁此以補敘兩國之作戰方略及計畫，以覘兩國原來方針及爾後戰事之演變。其一爲我國之作戰方略。我國之作戰方略，在集結海軍之主力於黃海北部，以扼渤海灣口，及掩護陸軍之輸送。并在朝鮮陸軍之策應。陸軍則集中平壤附近，以擊攘在朝鮮之敵軍。其二爲敵之作戰計畫。敵作戰計畫，分爲兩階段：第一期作戰，令第五師團進出朝鮮，以牽制在朝鮮之我軍。同時令艦隊擊破我海軍，以求獲得黃海及渤海之制海權。如第一期作戰之結果，幸能擊滅我海軍，即依其希望，將陸軍主力進至渤海灣頭，行直隸大平野之決戰，但我海軍，其隻數

噸數，遠駕於敵之上。如我之北洋海軍，尚有優於敵之堅艦，能否擊滅，殊不可必，倘敵海軍不能握得黃海及渤海之制海權，而我海軍亦不能向敵近海行動，此時敵陸軍之主力，則送至朝鮮，以扶植朝鮮之獨立爲止。若敵海軍戰鬥失利，近海之制海權，落於我之手，則盡諸種之手段，援助在朝鮮之第五師團，同時陸軍之主力，則留置敵內地，以備截軍之往攻，再詳定第二期作戰計畫。由上述方略及計畫觀之，我本無意於作戰，勉爲付戰，已失機先之地位。敵則陸軍原來之目的，意圖決戰於直隸平原，特因渤海灣冬季冰期，制海權之未能即時獲得，戰事遂依自然之趨勢，而推移於遼東，其對於我國之當時海軍，極戒愼恐懼之致，視敵近年之狂妄何如，兩軍相遇，哀哀勝負矣，不其然乎？至此遂敘入平壤之戰。

甲、平壤之戰。

敵第九混成旅團，自六月廿七日，在成歡擊破我國軍之後，直趨牙山